魏叔子文集外篇

雜問序

魏叔子先生教授生徒以史鑑之可疑難處之事課業諸生積爲雜問一卷余讀而喜之以爲造士之法此其一端也代爲之刻以公諸學者葢事不師古不足用今然不能于古人之可疑者推究而發揮之則其是非與所以成敗之故隱約而不明游移而不確他日措之事業必不能盡其用洪武初鄉會試四書疑一道最得古者考訂之意葢策問之體可施于四書而況史鑑之事乎士不尚實學雖日襲誠意正心

之言。何補於治亂。其流蓋下。試。策。所。問。對。與。帖。括。無興。欲求真才。豈可得哉。古歙後學閔本貞撰

雜問引

語曰、信而好古、讀古人書、不疑不足以信也。予不敢廢已所疑、以信古人、尤不敢自信其疑、于是擬爲題目、與同學者、考難焉。或一事爲一篇、或數事爲一篇、又或考以時事。所宜興革。非有義例可歸、年代先後可次。曰、雜問。

魏禧自識

朱子文集外篇雜問目

第十九卷

雜問一　雜問二

雜問三　雜問四

雜問五　雜問六

雜問七　雜問八

雜問九　雜問十

雜問十一　雜問十二

雜問十三　雜問十四

雜問十五
雜問十六
雜問十七
雜問十八
雜問十九
雜問二十
雜問二十一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九

雜問

雜問一

昔武王克商旌善人舉逸民天下之賢有德者無微不錄而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意者夷齊入山惟恐不深武王雖欲求之不可得然二子蹈義讓國當時屬耳目久非區區不可指數之人也且夫蹤之不可得而多端以求之者光武之於子陵是也求之終不可得而旌善志過者晉文公之於介山推是也豈

武王而不及此或曰聖人善成人之志非如後世僞禮焉以干譽者天下之道有並行之而害有並行之而不害退全君臣之義進成救民之功此並行而害者也下亢厲以守其高上遂艮顯忠以勸其善此並行而不害者也且夫徒欲成人之志而已則比干必不受周封于地下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此豈其有微辭邪

○雜問二

西宮之難盜殺子駟子國于是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群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盡殺之君子是以多子產之能聞之感莫大乎親喪死莫甚于盜死子西倉皇急遽之情孝子之所用心也臣妾器用此何暇以爲計者而皇皇焉庀其群司使閉府庫而完守備情不已泰乎子駟既死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

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方子產之請焚書也子孔不可曰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公孫鞅治秦令下言不便者以千數行之一年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于邊其後民莫敢議令上立法而下不順吾又因以焚書則毀法以求悅于衆者惟日而不足也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靖國之至計每出諸此然褚衣冠伍田疇鄭人怨怒欲殺至于形之謳歌播之遊

賂而子產不爲少恤何與

○雜問三

衛鞅申不害、皆好刑名之學、其富國強兵立功名于韓秦者同、然申子相國十五年、考終無害、而鞅至滅族、彼其學有不同、抑所以用者、異耶、吳起相楚、捐不急之費、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士、故能平百越郤晉、伐秦、衛鞅刑公子虔、黥太子之師、然后秦人趨令、彼二子所以成大功于國者、蓋貴戚大臣、無所辟忌、法在必行、故也、然卒皆坐此、不得其死、夫治國之道、恩必逮于所疏、威必先于貴近、二子不強國、則已、誠

欲強國則舍此道無由然則國之與身固有不能交善者子產相鄭鄭之民欲殺之及其死而歌思之不衰是道何道與

斤邦士曰直體中有層次而其氣愈勁

○雜問四

漢陳湯矯制攻康居斬郅支仲威萬里之外而丞相匡衡阻其封當時劉向谷永耿育皆上書訟之後人莫不羿衡隮儒娼嫉爲萬世詬厲唐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及郝質略斬其首以歸唐使郝靈荃與偕詣闕靈荃自謂不世之功矣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至慟哭而死說者謂璟爲賢相見始而知終明皇卒以黷武

致大亂何其智之明也然則璟與衡之議同與異與或曰靈荃因人以爲功授以郎將非抑之也夫靈荃因人與湯之矯制葢亦略相當矣劉向之訟湯曰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皆裂土受賞則逾年而授郎將得毋過乎且夫能使質略以首請闕其後諸部來降則亦不可謂非靈荃功也唐曆載靈荃引特勒回紇部落斬默啜于毒藥河而通鑑宋璟傳云奉使會得之二說者又宜奚從

○○雜問五

君子耻獨爲君子而小人則欲人之共爲小人于此有屈身而分謗者則天下競高之是以郤克子罕之行極稱于後世鞌之戰郤克將中軍韓厥將斬人克馳救之至則旣斬矣郤子使速以徇曰吾以分謗也夫罪可殺則救爲奸法不可殺則厥之斬之爲非知其非以爲無及而使重之是一屈終不可復伸也故自分謗之說行後世士大夫同聲相和至有逢迎貴倖先事殺人以徼其指者且夫大臣體國務相濟以

成治無務乎小忠曲謹以自辟其名蓋非苟安其身而已吾大得民之心則雖有決裂吾得以身持之而不至成瓦解之勢宋皇國父爲平王築臺妨于農收司城子罕請俟農功之畢築者于是爲澤門之謳子罕聞之親執朴以扶其不勉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此亦分謗之事也

害於是理甚
不殺及居後哄

○雜問七

魯隱公之仁其弟與宋宣同宋無先君之命故隱之讓義于宣說者以為失在成先君之邪志或曰不早授焉而及于難夫桓方少年及壯而授之未為失雖瀕死以命可也且夫執箭而議其後謂之邪志為之子者則否昔孤竹君傳國叔齊太王欲以授季歷二伯皆委國而逃之君子以為賢何耶吾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鄭忽為太子惡高渠彌即位而不能去卒見弒僇後世病之夫為太子惡人為君而必殺之可

謂人君之度乎故隱當誅翬而忽未可以殺渠彌晉
文公反國舍寺人披里鳧須之罪夷吾殺慶鄭而後
人識者謂興亡成敗之機顧見于此忽之始立逐于
祭仲矣爲人君不克自强而深疑小節殺其臣以除
未然之患吾恐陛戟之内皆敵國矣然則論忽者必
先論高渠彌之罪而後可也

○○雜問八

漢光武爲蕭王時破銅馬諸賊降者不自安光武乃勑令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然元之察罕卒以此敗察罕爲降人田豐王士誠紿請行營輕騎赴之以示至誠因爲所刺後世惜之嘗觀羊祜鎮襄陽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數十人以彼二帥交歡遺酒饋藥不設防檢固其所宜唐魏州總管田留安擊劉黑闥亦令白事者直入臥內當是時山東

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黠闖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无疑而吏民願效死力報之則何也　太祖擒陳兆先降其衆擇驍勇者置麾下降人疑懼上乃令入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于外其事殆危于光武光武時岑彭來歙爲大將廼並爲賊刺至張嶷引之以戒費禕其得失安在與吳元濟殺武元衡擊傷裴度費禕況愛不疑待新附太過遂爲魏降人郭循所殺其失皆疏而無備然則商君關戟旁車李林甫先驅百步固恃力者亡而孝文遷鄴畢給刀兵亦所稱有備先

患耶

弟和公曰文陣如蜂蝶穿花只是一徑乃覺情緒

紛然

○雜問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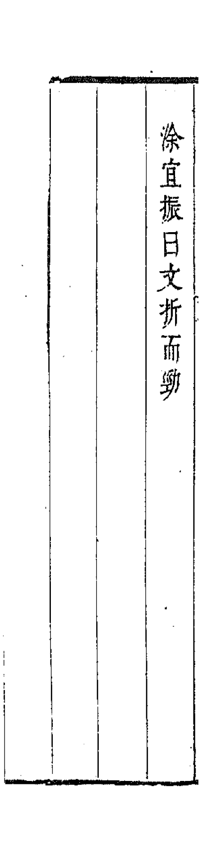
衛獻公子叔之難蘧伯玉聞其謀也再從近關出後世莫不嘉伯玉之賢人臣事君不幸而遇變死其義可也變未作而臣救之于其先不可而先事以去猶不失夫詩所稱明哲保身易稱肥遯之義焉今聞難而出以速規於越境其可乎董狐書趙盾弒其君而譏宣子曰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宣子受之孔子聞之曰惜也越境乃免是則越境之義重矣孔子嘗稱伯玉之賢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殆幾幾乎用行

含藏者近關之出孔子必無譏焉蓋闕變莫大于殺逐事莫易于速行術莫全于兩利以極易行之事當莫大之變始不受禍終不任責而收甚全之利則明哲者可按戶而得也何以正告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諸君子其斷之以義而姑無惑夫蘧伯玉孔子董狐之名

弟和公曰千古大議論

○雜問十

趙文子請歸烏餘之侵邑使胥梁帶治之帶僞封烏餘而陰召諸侯執之而歸其地帶果能無用師矣是舉也文子之義也以義舉之而以詐濟之其可乎其後猶有烏餘其人若之何濟之以詐是不義也以不義服不義不義必不服將用師而正其罪其可乎晉國之民勞矣舍易圖之功而迂其道焉以出于不可必勝之事而重困其民殆必不可且夫以朝會之禮致烏餘數而執之以歸諸侯之地其可乎


涂宜振日文折而勁

○雜問十一

文帝旣即位遂誅少帝諸王子于邸儒者之言曰甚矣帝忍于誅殺也當時以爲呂后假宮人子其說特出于諸大臣非有斷然見其非惠帝子者書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彼少帝王子何罪而誅之不疑若此或曰少帝王子不誅必將有搆之而生亂孝武旣殺戾太子其後奸人猶乘之以亂朝廷況名爲惠帝子于巳久而儼然固巳爲帝王者是故以勢言則誅之便以理言則不誅爲無失理不足以勝勢然

理者較然在于目前而勢在數年數十年之後與或然或不然者是則理與勢交勝也孝文平勃諸人何以處此

、雜問十二

虛名之士無益于人國然處之失宜足生人心魏道武以桑椹之慢殺崔逞而司馬休之等遂中道去道武悔之自是不輕殺士石勒本胡人不識字孔萇勸之殺王衍諸人勒以爲要不可加鋒刃于是使人排牆夜殺之蓋亦有見于此宋太宗既平江南名士失職者多怨讟乃以豐食美衣養之禁籞使撰廣記御覽後世稱爲得御士之道然太公戮華士孔子誅聞人而齊魯大治者又遵何道與漢昭烈不殺劉巴曹

操送禰衡于劉表英雄所見大抵畧同豈治亂與治平異勢抑王霸之畧不同道或抑自有故也

溫伯芳曰太公之于華士孔子之于聞人蓋其人足以禍世而亂天下之治非僅僅月旦所推鄉國之秀爲時所指名者故收召名士自不爲過孔明不去許靖乃安蜀元帝之禮賀顧乃克興于江左也

、雜問十三

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天不可逃則君父夫不可得背此三者並尊而無殺也雍糾欲殺祭仲而糾妻漏之盧蒲癸欲殺慶舍而癸妻成之楚王欲殺子南而棄疾秘之或告父以殺夫或順君以殺父或殺父以助夫此其義皆不可以安且夫欲殺人父而與其子謀糾癸楚子之失不必辨其爲之妻與其子者則奈何

○雜問十四

吾于宋之盟三有疑焉趙文子患楚衷甲叔向曰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吾因宋以守病宋必致死又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當是時使楚無伯州犁之諫則文子叔向必虜卒然劫我于壇坫之上此與兩軍持戰者不同宋蓋不足恃也晉卿爲虜則敗國又非獨身亡難效一人之節者比矣叔向之言理則是而勢則非也晉楚爭先叔向勸文子先楚文子不從盟必不成合十數國之諸侯

大夫將成而解向戌何以處之予是戌奔走晉楚聞道達意言僕僕矣而不先定尸盟之人意則善而慮則疎也向戌請賞宋公與之邑六十子罕削而投之向戌辭邑其言曰小國畏大國之威而後能安靖其國家無威則驕驕則亂亡隨之兵之設久矣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縱無大討敢求賞乎且夫晉楚搆兵小國惴惴朝不及夕使得休數月民亦幸矣況戌欲弭兵非折甲裂車銷兵而隳軍實也使戌以此難子罕子罕必窮義則正而辭則繆也然則爲文

于者當如何召向戌而語之使告子木曰諸侯苦晉楚久盟而弭兵諸侯必順是故以藩爲軍交相信也今或來告曰楚人衷甲武懼背大信而不敢備且夫今日之事諸侯所以觀晉楚也不信必叛武聞之棄信者不勝守信者不敢圖不勝之功以叛諸侯楚必不然雖然武有聞不敢不告也如此吾意楚人必不敢動而戌必以死請于楚戌當如何許盟之始即請于晉楚以定之晉楚爭先而莫適定則爲二器以歃于庭晉楚與其從各相歃也既而各率其從以交相

歉若曰先齊其內而後和其外此禮以義起也爲子罕當何如謂向戌曰弭兵以利國也今受賞是罷國而以自封也且晉楚無信兵必不弭弭兵而賞則兵勳而誅欲子誰任其咎如此則向氏必無辭矣願以質之

丘邦士曰各見冰叔處事極有方法處是極緊手穩手人

○○雜問十五

楚漢之相持也漢王數瀕于死非謀不善力不敵也獨其在彭城有取死之道漢襲破彭城羽之精銳未懲也日飲酒高會若無羽然羽必憤而攻漢漢必不支此與噲良諫處咸陽宮時勢更殆甚當時蕭能臣智士皆不出一言諫爭之何說也彭城既敗漢王馳入趙壁奪信耳軍夫我方大危僅以身免而托于人又無故而奪人軍能保信耳不叛乎是時漢之勢十一二不及趙信耳叛之易也漢文帝勞細柳軍雖天

丁不得入今稱漢使入臥內竊兵符而二將不知此與灞上棘門兒戲何異信之襲破齊歷下也酈生烹死吾以為不破齊則齊或乘隙而吾叛破之則天下無復酈風慕義將必攻而後降城戰而後畧地是以一齊之逸易百齊之勞也陳恢之說漢王子房乘懈而破嶢關二說者交得無害果何道而可耶楚漢之交武涉蒯徹欲參分天下使信自王信苟聽其勢果足以背漢而自立否乎蒯徹曰張耳陳餘為刎頸交卒相禽滅今君以為漢王終不危己過矣卒之其

言大驗則涉徹之說未必非也人情有初而詳終然耳餘皆賢者何以出此蒯徹以爲患生于多欲然與二子之罪其以不救耳爲餘慾也或在泜水之役也韓信百戰戮力以興漢業無罪誅滅至今讀其對武涉蒯徹數語不禁太息泣然淚下此卽信之義帝之大不仁然其所以取死者抑有道與其天也與否也

丘邦士曰疑古人破綻處彭城一段甚高餘亦各是一段論頭○各項事散碎不屬却或以人或以事牆作線索意不屬而文却相屬亦是一奇

○○○雜問十六

昔胥午伏欒盈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爵行又言衆皆泣願爲之死於是出远得拜之天午之不愛死久矣衆志不順則言出口而禍已及盈故先爲無定之詞以探衆人之志嘗觀古人擧大事有卒然挾以不得不從之勢者若田乞之立公子陽生是也有婉探衆志旣順而後譎言之者若胥午之伏欒盈是也且夫乞以囊盛陽生賜然而出之豆觴之間周勃誅呂氏號於軍中曰爲劉氏者左

○觀○云○先○然○占○版○乞○執○與○胥○午○並○論○文○格○變○化○異○

君○至○之○跡○是○最○得○力○處

錯○出○周○勃

袒當此之時衆志未有定也諸大夫不肯立陽生軍中不左袒則乞勃無遺種矣數子者且孰得而孰失與秦漢之際暴起者如沸湯然陳涉起大澤假丹書（又出陳項仍餘波）神狐之異與吳廣密謀深計相顧而不敢輕發項梁使籍斬會稽太守咄嗟而定之是二者又何道也

門人賴韋曰事機兩是處最要分辨得的確明得古人不同處所以然之故篇中發難皆中要害○文共五古人須看賓主錯出而不混處取格最巧最古如胥田是主陳項是賓賓主間錯出周勃却

又以乞勃對發而結以數子者勃視胥田則爲賓
視陳項則爲主矣胥田是主却不對講前段胥後
段田中間却又作對然通篇大意又是以胥爲主
則胥乃主中之主對者却要在田上發得精神則
田又是對中之主矣

○雜問十七

旱之致荒荒之召亂理勢易見然旱者屬天不可為也故湯之饑饉七年乃禱宣之圭璧久而未應荒者天人之間故救荒有策亂者屬人故弭亂有道然旱而不荒荒而不亂古亦有之其何道之從也夫弭亂者貴絕其本而去其枝葉今天道久亢荒形已見有識之士宜慮亂本而邊海流民塡村塞市至者日衆倘所謂枝葉者不足慮與吾聞禁人吾人鬪獨非民哉驅而遠之為不仁又或激以生亂殆若荒勢大成

饑民思動轉相煽誘枝本蕃生則彼蔓草不可除者
得無有在諸生無民社之責而有身家之任詩曰莫
肯念亂誰無父母其亦代庖而熟思之

○雜問十八

武王克商戢干戈放馬牛後世天下既定必議銷兵之策葢兵者凶器其人皆不仁之人也聚不仁之人挾凶器於太平無事之日其不爲民害者鮮矣且兵之初起因糧於敵不患無食攻城掠邑不患無賞今大難既夷而兵不銷則竭天下之餉不足餉天下之兵夫餉虧則兵怨加斂于民則民怨不得已而議銷兵彼百萬凶器不仁之人將安歸乎考之于古準於今果何道而可

○雜問十九

才有大小地有衝僻事有繁簡小才任衝繁則事不理大才任簡僻則才有餘有餘者負才不理者負事外吏自監司郡守縣令之屬其數至多吏部雖慎考而選之但能較其俸薦資格欲使人與地宜才足配事難矣議者以總河更調監司之疏推于各省令督撫察人地之不稱者題請調補調補不得人者督撫一并議察保無有交賄賂徇干請以惡地苦職調所惡美地善職調所愛者然其意頗為近古漢世內外

官皆得辟吏而唐陸贄建言請令臺省長官自舉所屬後考不稱坐舉者以爲今日臺省長官即他日宰相安有爲臺省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能擇千百僚者𢙢欲以更調之法推爲辟屬以臺省之例推之督撫及內外長官其法爲可行弁夫一法立一弊生雖堲人不能使有利無弊今此之弊于何極救其弊者何法語曰擇利莫若重其悉思以對

○○雜問二十

明典三途並用不廢吏員況鍾蔣能陳信之徒厥有成效若漢法以掾吏立功名起爲公卿則不可數矣今之議者進吏員則曰明法練事賢于書生黜吏員則曰無詩書禮義養其心而專事舞文巧法以桀黠得官其何不害百姓也議者以爲漢吏率用士人以詩書禮義之徒兼明法練事之學故雖爲公卿立功名無足異者今宜倣古使孝廉明經茂才皆得補六部督撫郡縣之吏優其禮文開以仕路則大小吏莫

不重廉耻惜功名不肯因緣爲奸是豈獨收他日吏員之用九卿督撫守令亦得藉以寡過使其說可行法必若何而可其條議以對

○雜問二十一

成周財賦出入之權主于太府漢之計相唐之判度支宋改三司爲總計司皆專筦錢糧蓋權統于一則盈縮消長可通計定量入爲出之經近者四部二寺入則俱爲取盈出則俱爲支給是以戶部嘗憂缺乏而別部寺皆居有餘故議者欲使錢糧一歸戶部凡吏部添官兵部添兵禮部議典禮工部議營造皆與戶部酌議行止則出入相準而有无不至偏重法至善也然四部二寺所以各爲出納者有故錢糧總歸

戶部各部寺輕于議支戶部重于議出以至朝廷大故動多掣肘因而誤事故不得不分屬之今議分則頭緒多出納不相準議合則支應不如意誤事失期在所不免二法果當以何爲斷抑何以收其利去其弊也議者又謂兵餉缺額多以虛數搭擬並令戶部所入錢糧先足兵餉次聽各部寺請用則莫若令各省直先扣給兵餉餘者起解然天下兵數多若必足給而後解正供無幾矣缺正供非策也設兵而饑寒窮苦之尤非策也是必有道

丘邦士曰戸部主職出入裁決之宜者耳其他經費主國政者自有經制經制即有變更又須别有國是此不在專歸戸部内論是非者也

四六序

魏叔子先生著書百卷多行於世大江南北習古文辭期於可傳者必以叔子爲宗余門人秦子撰一爲人亢爽喜文章旣摹印叔子所板刻文數十册歸貽秦中諸友一日過其寓樓檢諸笥得所爲四六一册賦三篇顧謂叔子曰先生旣以文公海內斯獨不可示人乎叔子笑曰駢麗之文文之日趨下者也而詞賦吾且無論家之學其何足示人時余方在坐取而讀之流麗動宕往往多思理一洗風雲月露之習而鏗

然金石聲流几席間者不待終篇已然矣至其賦工比典則騷雅遺音也豈日雕蟲之技哉秦子日禹穴之書無能終秘吾將代授梓人可乎余日可越數日而工告竣乃爲之序涇陽同學弟楊敏芳譔

四六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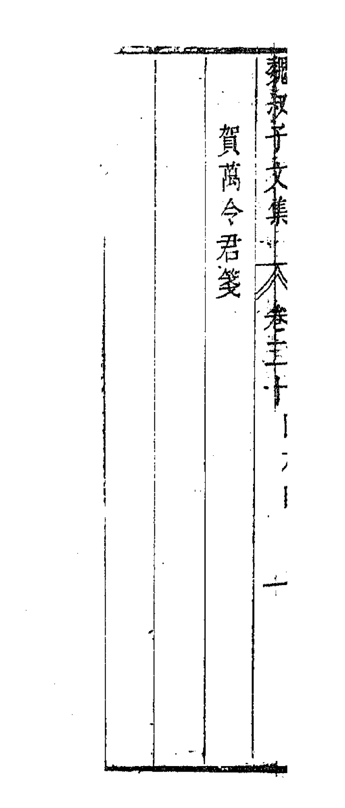
予生不腦滿又無記函之法腹笥单貧不能作四六興會偶至間一作之命題程篇則曳白矣故生平僅十餘作吾伯子少工是日可數十篇予嘗得習而論之宗盧駱之整而天趣索然者非也口實歐蘇文其簡陋亦非也經以駢驪之妙緯以古文之機軸庶幾是矣然氣不矜貴度不雅令有匠工焉故曰雕蟲小技也亦有道存焉爾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四六目

第二十卷

勺庭間居序　告關帝文
林夏叔歸翠微山序　告玄帝文
禮斗表　鐲逋帖
賀羅翁六十又一　復蘇平叔
代從弟祈斗祠　賀李道生五十
代祈斗詞　賀沈崑銅五十
賀丘先生六十又一　爲丘而康冠石造屋啟



賀萬令君箋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二十

四六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勺庭閒居敘

余以孱㾮僑于翠微乃營邑丘物土作屋疊石阻池命曰勺庭志小也夫衔巢之鳥蔽身飲河之鼠滿腹吾多乎哉閒居無營聊著篇章其辭曰嗚呼物有盛而取衰亦有廢而得全是以子休寓蒙于櫟社茂先託賦于相風抗念盛時頗懷壯志天下爲任蜘蛛之

隱砰砰一級未虛麒麟之植彼彼何期人道漸滅天步艱難秉軸懷乎二心專城持乎兩面同類相忌恒憎烏而愛狐貞士見疑孰喜鴉而惡鵲譽之蟲有兩口爭食嚙身鳥生九頭競飛折翼但欲一身乾沒何知九廟陸沉秦郊轉其轉車魯市盜其鬈髮四方反側難傾華平之花三族凋零莫避西州之路某位當中男才本下駟慚根矩于龍腹比弘讓之蜂腰時遭中而無成年未強而已艾思卿百歲徒懷蜈蚣之心轍當九逵自笑螳螂之臂若使奮其強項責以仔肩

是所謂白鳥抗首而負山玄駒蹻足而馳河豈有濟乎爾乃托業衣書棲身充隱似乎遺世類羞萊之潛青非敢絶人若沙箸之遽縮門規十步之沼扉結千仞之岡疏待女于軒南樹宜男于堂北爰植桃李成蹊不言亦有蒲楊望秋末落倚白眉以玄論仰碧落而題箋丙史蚪兮山椒少卿唼兮水裔碑移花影晨澆東坡之書榻轉樹陰午攤太白之飯閉戶即成突厦搴簾遂若凉臺大意可覩謝書厨于百事有爲而作辭詩窖于萬篇或懸釜而爨乾餱騎下帷以資束

脯玉帛心織賈粟舌耕家無造業之錢口絕嗟來之食則有時當令序載值嘉辰庭戶幽陰閒花依主風日清美山鳥迎賓三徑來白意之交一庭坐因心之友乃烹浮雲乃藝沉水荔奴襲盌菊婢簪瓶座傾玉雄之樽夜盡銅荷之燭時高談而屈衆驚欲口呿或微言以解紛笑可齒冷不問身後懷鱸魚于季鷹惟娛目前愛群鷺之逸少殽核既盡詩賦旅酬深沉者若巨源之頭搖斂妙者如子建之口誦歡笑無紀悲感頓生把酒問天拔劍斫地嗚呼昆吾不稔庚景求

孰倚柱興歎誹懷漆室之憂棄繢長悲孰墮臨門之泣豈所謂禍福相及憂樂沔生安不可侍而樂不可常也

伯兄善伯曰潘陸渁藻王謝風流而憤志達情又具莊騷之美

湯谷賓日屬對之工一讀而見其用意之妙必詳於典故後知之如前段刻畫季年朝臣罪狀以兩口九頭等事當之眞如吳道子畫地獄變相矣

原缺

林夏叔歸翠微山序

丁亥孟冬之六日林子自章門歸將與李子謝子奠登乎翠微予坐而遲山之口于時新月初駕乎藤蘿秋虫懸吟于石艸豺兕狼疾驚看黃犬之聲病友龍鍾詠揖烏雅之影握手道故濯足登堂樽酌茅柴餅煎竹籜喜就連眉之坐不須軟脚之錢夫箕踞長嘯則杯可浮白三斗不辭（淸幽之中忽作如許艷麗）慷慨悲歌則淚已墮紅千行齊下征夫未老何雙鬢之非青戰馬已亾撫寸心而猶赤嗚呼唐人飲酒動悲耋亾晉士引觴輒痛生死

感秋冬之代序嘆日月之易行天地幾何山川不改況人生離合之會倏若浮雲悲歡之情幻如朝露者乎

兄善伯曰悲壯流漣却復清幽緜邈晉之風度唐之激昂此遂兼之

告玄帝文

維丁亥年十一月十有四日翠微下士魏禧敢齊潔虔肅敬禱于玄天上帝之前曰禧兄弟三人長際瑞次禧三禮丙戌辟亂奉父母家於翠微之山大命既傾新政時及或敢逋隱殘以重刑戮其老幼籍其田宅是時父子兄弟徬徨無策念潔身違禁則祖宗之血食可傷貶服遵時則新政之風波不測伯兄際瑞毅然請行謂審義禮則忠孝有重輕權利害則死生有命數身居長子責在承祧孫是冒險入城汚身存

祀豈惟二老之饔飧藉茲忠養即兩弟之身名賴以苟全拂逆萬端勞苦百至今者土豪不靖群小興戎斗城有累卵之危介士無全身之策風采未凝鄉里因而側目疎狂取怨仇讐欲得甘心兼之晝應賓朋精神疲敝夜戒城堞風露淒寒即兵火以無災恐疾病之尋作竊惟老父有志義當休其高情幼弟無能才不及於應變推予弟服勞之義正吾身供職之時乃禧反逍遙於山林而兄至重累於患難若後變不測兄有墜地之憂則此身雖存禧負滔天之罪人誅

既竭神聽是哀念吾兄孝友之積誠憫下士籲祈之
一念矜其人禍有以天災萬一正命莫違大數已定
願損巳祿用損兄憂減禧筭之兩年益兄壽之一歲
不勝屏營痛切之至
兄善伯曰至情所迫不必論其辭之工拙然迫于
至情者自然流出一段懇惻精神不覺其言之切
而詞之達正非工于文字所能及者

○禮斗表

惟神大德好生神功莫測作中天之樞紐式下土於照臨敢申悔罪之辭謹奉告虔之禮伏惟藐一介青衿半生黃卷十五有室已合禮於齊眉三十無兒未承歡于遶膝在昔國家鼎盛尙希三命為榮至今喪亂薦臻祇覺百年易盡念有子為不死思無後之罪弘此或釁在天行緣以孽孫自作追惟㝡過益切今憂盍宅心恒見其頗偏乃舉足輒蹈夫尤悔伏義因而逞氣至妄動以害仁恣欲生于溺情毋邪思而亂

伯云好轉輸行楓萬于排偶尤難

此等

語○供○是○李○開○休○謝○中○得○衣

德自私自利觸處皆然見為益己而不覺損人小善小功庸或有之初非求福而後乃望報天理不勝人欲之橫從善未若好名之堅至在庭幃尤多愆罪四肢久惰毫無竭力之能五常不修淺乖養志之義未知克子特念貽孫在二人切悵望之情而一身抱孤危之懼遷善改過不敢自棄于生成惠吉逆凶用以日厲其修省蓋莫非命也必大善乃能回天而雖有惡人卽微誠亦可饗帝伏願上帝廣好生之德玄穹開悔過之門降彼新禧逭茲舊愆但使錫以負薪之

子不至有隕其宗用以永慰含飴之心敢云克昌厥後

溫伯芳曰至誠惻怛此呼吸可通之道也中間引咎處尤有陸宣公詔誥遺意是大手筆規模根本孝思與尋常所求表章又自有別

此癸巳作也往先徵君暨楊一水師艱嗣皆以禱斗後生子三時師問禱曰朝元時能起敬心乎予對曰敬則敬矣獨不能起信心耳當俯伏鞠躬之際一心敬神之臨之一心以爲拜所可以得福當

必無此事也次年遂不與醮夫身不改過修德而妄祈于天此文本不足錄以其中自訟語頗切當故存之癸卯自記

綱道帖

葢聞人情必重報施王政貳已道責傷哉流俗共相
娟以孔方哀此鮮民已不黔其墨冤我若坐敗子毋
彼必立散夫妻盡請明綱以弘陰騭

○○賀羅翁六十又一

惟翁時值桂秋歲周花甲如結在魏應登百一之期似益於元九著十全之事（北魏羅結年百一十爲長秋官元羅天益善醫）其覩蒙一地心有二天號太子之更生父比扁鵲寧予公之可使女愧緹縈（余夫婦幼年病殆羅翁起之時呼義父）盍闔活予人者後必昌人願益以一歲能有文者爲不朽我欲報以千秋

復蘇平叔

伏讀手教推揚先徵君遺言先人既朽之身光于日月感幸何可言先子生平不好文字思以身礪流俗式訓子孫惟寡過而未皇遂著書之多闕伏承足下顯微闡幽細大咸舉昔陸敬輿著忠謇之言得子聰而愈重陳逸民立离世之行藉文憲以有傳足下以野史通國史之窮友道補子道之缺奬其方來礪所不足使不肖免繁聶之譏先人無李狄之恨皆足下賜也

代從弟祈斗詞

念某生甫十歲身逢百憂慈父見遺不知父書可讀先祖繼背淺痛祖硯難持叔兮伯兮安在哉人見煢煢王母如兒如弟無有矣出惟耿耿末身窮思男子最苦莫過孤兒何當喪父而復喪祖女子難堪無如寡婦豈意亡子重以亡夫在人間大不幸之遭爲吾家若固有之事而某者生多疾病長益困羸旣屬三世之人實係一綫之脈祈寒暑雨重憂堂上之心焉醫夏畦不瞑泉下之目敢倏異日比推恩于希文願

終來年學陳情之令伯

諸子世傑曰哀情動人時與聽者聽宜此覼皆云欲淚不意四六中有此等文字也

○賀李道生五十

足下學貴樂天，年當知命。呂尚失之直釣，志匪得魚；范希文之良醫，心存濟物。結廬在境，而無車馬之喧；敞席為門，然多長者之轍。百篇得意，身已不覺為貧；斗酒娛賓，人竟忘其在客。（李南城人行匠于寧能詩好客）某情同谷鳥，性已山猿。嘗懷壺中之人，久絕襄陽之足。謹獻蕉扇一柄，刻箋一束，文筆一牀。足下握扇過都，應長東山之價；揮毫落紙，定多太白之詩。

○代祈斗詞

言念某質本散材，身同弱草，原無詩僻，類子美之瘧；生非有文，名如休文之多病。在父母恒字以豚犬，而師友忒策其駑駘。稍肆手口之微勤，輙遺腹心之大患。螢囊未滿，先憂跋踄之難；雪案甫臨，已感苦寒之氣。敢意青雲有路，還愁白首無期。兼以推算之家咸云星辰失序，茲者上承慈命，敬效朝元，是用肅心，具嚴天首。

凡善伯曰祈神告天宜有恭謹恐懼或悔罪踊躋

之誠此則意氣輕豪雖日自歉實似名士得意之

筆

賀沈崑銅五十

先生大業富有盛德日新應名世于半千當大衍之五十上追尼父以知命前邁伯玉而無非君子萬年願效黃流之祝故人千里愧無白墮之觴敬將野人一芹致茲山果二隹

兄善伯曰對偶中如黃流白墮孔方墨突碧落白間等類最爲工妙以其虛字有情也

賀丘先生六十又一

厥維玄月誕茲黃耇耳云順矣得坎之孚肯宜台哉師艮之止惟伯父之執伯兄久在東牀辱小友之呼小子新承西席敢云儀不及物既巳情見乎辭月令宜長久之名庭花開延壽之客周而復始正當源儴（兄六旬是六十又）躍馬之年始以再周遂翻華甲放鴿之祝爾耆而艾（工共苑會吾鄉馬壽皆齊一不背十以又一而）何數絳縣老人我歌且謔慚無黃絹幼婦（何十之數乃是從十之數又起也）

徐宜振曰四六濫觴極矣整砌繁縟競傚六朝雖繪藻奪目而氣冗格卑味如嚼蠟冰叔清俊獨標

工而能逸其引用故實皆雅切不浮却無斧鑿之
痕補綴之迹如羽扇葛巾蕭散自如真璚蹮中仙
品也

心

為丘而康冠石造屋啟

丘而康先生身竟赤貧心唯素位啜粥不繼飯無孔聖之疏立錐已窮居乏顏子之陋守道彌篤一介必嚴安貧無求片言不及雖三旬九食古人良有高風而八口一椽今世實為奇事如斗之室牀灶橫陳敝席為門風雨直入兄因妹長寄臥城頭翁避媳炊立餐簷下只此一尋容膝之地便為三世聚首之居吾輩自顧晏安心懷怵惕凡在交誼久有同情今欲權規隙塲再營半室是為友生弟子量力裒貲于五月

內續付中叔收貯至六月中彙交確坐料理嗚呼不買山隱無取嘉賓之招匪造業錢盡是伯夷之築當亦有道君子所不辭也乙卯四月禧啟

稱題

丘邦士曰四六文字中仍有風格高樸之致極是

○賀萬令君箋

恭惟明公月當建未時値生申頌德盡含哺之民躋

堂極垂紳之士某湊㪫草野莫稱三若之觴遥仰岡

陵願效九如之祝辭雖乏于黃絹物敢比諸素絲謹

獻帝王曆數一部文陵著草一藂端溪石硯一方古

銅花瓶一枚者伏惟黃帝建元歷年四千三百三十

以上赤文具䇲爲數一萬一千五百有奇而永年惟

硯得靜壽以養生守口如瓶知神氣之不散明公先

人聞道後天長存幸昭鑒其微誠用合符于嘉讖 萬好

養生之
術故云